

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

虎嘯神州

下

上官鼎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虎嘯神州下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虎啸神州/上官鼎著, —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1999. 4
(上官鼎真品全集)
ISBN 7-5396-1840-X

I. 虎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0840 号

I 247.5⁸
224 (1-2)

虎啸神州(上、下)

[台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 闻 一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中牟县胶印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20

插 页: 4

字 数: 450,000

印 数: 8000

版 次: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1840-X/1·1719

定 价: 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七章 袖里乾坤惊敌胆

胡锦涛不敢大意，忙向左右一看，云娘仍是踪迹不见再又向前面看时，水面最狭处，亦有十数丈宽，两岸并不相连，简直无路可通，心想：“云娘绝不会过去，怎么不见人呢？”

而且现已深入重地，又不便发声呼唤，踌躇间，蓦见水波这上，一条黑影，从对面如飞而来，而且离着水面，有一两尺高，就如凌空虚渡一般。

胡锦涛一见，心中惊骇不已，就是绝顶的轻功，亦无法到这般境界，这哪是武功，简直是仙术了。

就在他一怔，惊诧的这工夫，那人影已飞落在左面数丈外的岸边，着地轻轻一击掌，霍地陡见灯光一闪，原来那人影飞落之处的岸边，竹林掩密之中，有一间小房，那人一击掌，屋中一人即掀帘而出，屋内灯光，因此暴射而出，那人一出来，灯光随又倏忽而灭。

就在这灯光一明一灭的瞬间，胡锦涛已看得清楚，两人都是一身劲装，低声的耳语了几句，即忽又分开，陡又见那灯光一闪，先前出屋来的那人，已又掀帘而入，灯光也随即隐没。

胡锦涛因对适才凌空飞渡而来的那人，特别注意，因此也留了神，若他往回去时，倒要看看他怎么个走法，果然，那人似乎专为交待而来，屋中人回身进屋去后，只见他霍地拔起两三尺高下，竟停身空中，似乎在稳定势子，然后前身一倾，快如离弦之弩，瞬息已飞渡水面。

胡锦涛略一沉吟，几乎失声笑出声来，心说：“倒几乎被他

蒙着了。”

趁这机会，顺着岸边竹林之下，向那小屋处，鹭伏鹤行，到了两人适才立身这处一看，果不出所料，屋前竖着一根大木桩，上面系着一根绳子，直牵向对岸，绷得紧紧地。

胡锦涛心想：“云娘定已过去了。”

想到此，更不怠慢。飞上了飞索，展开横渡江波的轻功。似一缕黑烟，十数丈的水面下，系着一只小船，想是不稔武功之人，即是上这小舟，牵索而渡。

再向四周看时，见沿岸尽是垂柳，只是叶落枝秃，树后种着疏落落的一排修竹，柳竹环绕之中，是一个广场，广场的尽头，八字粉墙耸立，左右短垣延伸环抱着中间一大片房舍。

胡锦涛见并无埋伏暗椿，即向右边 沿岸奔去，避开屋前那一广场，倏地一伏腰，只两个起落，即到了那短垣之下，随一耸身，单肘一挂墙头，探头向内一看，墙下是一个园子，寂荡荡空无人迹，但那房屋之中，却隐隐有灯光透出。

胡锦涛即单掌一按墙头，飘身而入，在墙下一伏身，见并无任何异状，她恐云娘已深入重地，不敢怠慢，即刻分枝拂叶，向那灯光之处而去。

但因未过塘来之时，已从绿竹塘派出的那两个暗椿口中得知，神驼子和黑煞神等人，已知自己两人前来绿竹塘，自然已有准备，故行踪加倍隐密。

墙下这园子不大，不过十来丈宽广，胡锦涛盘旋曲折，鹭伏鹤行，哪消片刻，即已到得园子 边上，藉一严冬青树，隐着身形，向外一打量。

只见外面是一溜平房，正对面前，是一条甬道，宽有两丈，从甬道两边，可以看得出那平房是一排一排重叠的，约有四五列，尽头处，房屋环抱中，隐约现出一个广场。

心想：“既然神驼子等知自己两人已动身前来，并已派出暗

椿，绝不会如此大意，恐怕其中有诡！”

但随一想：“就算这绿竹塘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我们又岂惧怕于他。”

想罢，霍地一长身，快似出尘鹰隼，从冬青树后猛窜出去，向甬道边的屋檐下一落，脚刚点地，即又腾身而起，起落之间，已越过了三列平房，但仍未见有敌人现身，胡锦涛心中更增狐疑，不由心中一声冷笑道“好！我要看看你这绿竹塘，是怎般的龙潭虎穴！”

胡锦涛干脆就挺身而立，脚踩丁字步，反手握剑，剑身平贴肘后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见前面已是广场，就随一挫腰，飞跃出去了三四丈远近，着地已是那广场边缘，但四周仍是静落落的，对方似乎丝毫无备，胡锦涛至此，也就不再顾忌了，一看这广场宽有二十来丈，细沙铺地，似是平日练功的所在，有灯光的那座楼房，即在立身之处的右面，当即扑奔前去。

胡锦涛的意思，是想看看到底对方有备未有，好在此来，既是要痛惩黑煞神，终归要在剑下决胜负，就干脆显露身形，但到了场中，仍无警兆，心中还在想：“莫非自以为这绿竹塘是天险，神驼子自恃武功，全没把自己两人看在眼里吗？”

哪知她刚要移步，再往前进，蓦地铛琅琅一声锣响，陡然场边火把通明，顿时照得广场有如白昼。

胡锦涛一惊虽然变生仓促，但临危不乱，长剑横胸，渊亭岳峙，瞬目向场边四周，何止四五十只火把，每个持火把的壮汉身旁，都站有两个持刀的劲装汉子，火把全部都已向场中围来。

再向那楼房前面一看，人可更多了，黑煞神韩锦、白花蛇吴良、火鸽子卫善、浪里钻洪开、花豹子吴天，不下二三十人，黑煞神身旁，站定一人，高不满四尺，因站得远，看不清面貌，但胡锦涛不用猜，已知是那神驼子，不由一声冷笑，心说：“你们这点势派，姑娘我还没放在眼里。”

说时迟，场边的人一现身，已向场中围来，胡锦涛也就不再移步，静待这般人前来。先还横剑当胸，这会干脆放下剑，气定神闲的在场中一站。

围来的到了近身三丈远近，即止步不前，黑煞神等却走至离她两丈远近，方站住脚步，胡锦涛一见那身高不满四尺的人，走在前面，黑煞神反而比他落后了一步，更认定此人即是神驼子，果然，来得越近，越看得清楚，那人胸有二尺，可是横着量，背脊就像拉满了的弓，这一来不打紧要，项上一颗大如芭斗的头颅，就如搁在肩膀上一般，简直就看不见脖子。

他这头大，还在罢了，偏偏儿的小鼻子小眼，短眉毛短嘴，位置倒是不差，可是挤到一块儿去了，这不是大敌当前吗？胡锦涛不看万可，这一看清了他的长像，竟吓唬地一声，忍俊不住，笑出声来。

这人果然是神驼子，落在这绿竹塘，已有一二十年，虽说吃的是绿林饭，但在黑道上也还有点声誉，那就是杀人、放火、劫财，无所不为，但是不好色，是真的不好色吗？那倒不见得，孔子尚且说：“食色性也”，神驼子早年吃上绿林饭后，一票买卖作下来，首先就得往姐儿们的怀里钻。

那俗语又说啦，鸨儿爱钞，姐儿爱的是俏，神驼子这份长像，实在博不到姐儿们的欢心，虽然神驼子有的是银子，站着的也可买得来睡倒，但睡倒虽是睡倒了，却终是那么憋扭，而且冷得像冰一样，神驼子纵然像一盆火，碰着也会熄灭，那就不单是兴味索然了，十个之中，倒有九个，不是紧紧地闭眼，就是把眼睛蒙上了，那意思是说：“老娘哪个眼梢儿瞧得上你！”

干脆一句话，不是消魂则个，简直是拿银子买气受，恼得神驼子性起，最后两次气不过，两刀子结果了两个如花似玉的窑姐儿，一狠心，从此不再寻花问柳，把娘儿们看作了眼中之钉，长话短说，那就是把天下的女人都恨上了。

闲话休提，胡锦涛这一笑，可就笑出祸事来了，神驼子见不得人冲着他笑，因为自惭形秽，即使别人的笑并非为他而发，他也会心中怀疑，心想：“她准是笑我是驼子。”他不是自己想吗？可是自己想起来，也会生气，而且气还挺大，那结果就是跟你没有完儿。

胡锦涛这一笑，神驼子那个气，可就更大了，原因是胡锦涛是女人不说，而且是个漂亮的娘们，神驼子见到女人已有三分气，是漂亮的女人，就更得加添三分，这一笑，神驼子的气可就有十分了，早已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呸！哪来这个雏儿，你是吃了熊肝豹胆，竟敢夜闯我绿竹塘！”

胡锦涛先见他那份长像是好笑，这一听他口出恶言，心中却又有气，脸一沉，一声冷笑道：“怎么着，你这绿竹塘是龙潭虎穴，姑娘我不是也来了吗？你们这点阵势，姑娘我还不曾看在眼里，单凭你收留黑煞神这伙贼，大概也是一丘之貉，准不是好东西，好！今儿把你这驼子丑鬼一齐算上，我可一个儿也不饶。”神驼子一听，那个气可就更要炸了，说他是一丘之貉，尚还罢了，骂他驼子丑鬼，简直比骂他三代祖宗还难忍受，当时气得哇哇怪叫，浑身乱颤。

黑煞神先在远处，未曾看清，以为来的是薛云娘，心里可就露了怯，等到来到了当场一看，衣着虽然相同，但却是另一个妞儿，胆子就壮了，适才据报，来的可是两位，那么薛云娘说不定随时都会现身，黑煞神眼珠儿一转，心与口商，暗想：“那个行，难道这一位也了得吗，我要不在这时露两手，放倒这个妞儿，等会那一个到来，我黑煞神就别想再道字号了。”

黑煞神想着便宜，可就出来了，对神驼子一拱手，说：“丁爷，我不是拦你的高兴，凭这么个妞儿，难道还让丁爷你伸手！再说，她不是冲着我来吗？丁爷，你请后退，对不住，我可要占个先，我得教训教训她。”

黑煞神说罢，未待神驼子答言，两手在怀中的一抹，玲珑琅一声响亮，已将一对金环拔在手中，一错步，已到了胡锦雯身前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小妞儿，来来来，韩爷今夜陪你玩玩！”

胡锦雯一见黑煞神出来了，刚在心中高兴，心说：“看你还躲得了吗？”一听他出语轻薄，更是怒从心上起，也不再和他动口舌，长剑一抡，挽起斗大一个剑花，身随剑进，向黑煞神分心便刺。

黑煞神武功本来就不弱，手中一对金环，又是外门兵刃，环招更是怪异，胡锦雯长剑刺抡，虽然寒气森森，但看剑光，已知并非宝器，黑煞神更放心大胆，胡锦雯长剑分心一刺，即一声长笑，大挫腰滑步斜身，双环一错，又是玲珑一声暴响，力贯双臂，猛向长剑砸去。

黑煞神是欺胡锦雯的剑是轻兵器，他想得好，要碰飞她的长剑。

胡锦雯别说近来已得百了神尼点拨，就是先前，武功也不在黑煞神之下，见他的双环砸来，剑未递满，倏地划了个半圆，已变作平沙落雁，削黑煞神的双胫。

黑煞神一招走空，忙双环一抖，一鹤冲天，胡锦雯的长剑从脚下扫过，黑煞神脚方落下来，即滑步猛上，右手金环上打命门，左手环截小腹，一招两式，快逾闪电。

胡锦雯心中暗暗喝彩，心说：“难怪这贼子横行长江一带，果然双环上的功夫不弱。”心在想，可不敢怠慢，丹凤一点头，长剑横推黑煞神左手金环，借力飘身，已到他的身侧，左手骈指如戟，猛点黑煞神的太乙穴。

黑煞神的金环，被胡锦雯长剑一推，已被封住，要想解救，那还能够，眼看黑煞神不到三招，即要伤在胡锦雯手中，胡锦雯也刚要喊一声着，蓦听身后风声飒然，知身后有人暗袭，顾不得伤敌忙挫腰斜退，剑护面门，扭头一看，来的是神驼子。

神驼子见黑煞神遇险，早赶将来。身未到，一掌已向胡锦涛雯劈去。

胡锦涛雯听身后风声飒然，斜退出去，黑煞神方能逃出命去，不但已惊出一冷汗，而且一张黑脸，臊得黑中透紫。

凭黑煞神这个字号，平日自认为是个人物，哪知在人家剑下，竟没走上三招，你想，他怎的不臊。

他这里收环退去，胡锦涛雯已在对神驼子一声冷笑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这驼子丑鬼，好！你们一块儿上，看我姑娘是否惧怕你们。”

神驼子又听胡锦涛雯骂他丑鬼，更未把他看在眼里，气得哇哇怪叫，长臂一伸，双手十指箕张，就要向胡锦涛雯扑去。

神驼子的两臂并不长，也是常人之臂，但因驼背，一个身子却比常人缩短了两尺，身子缩，臂不缩，因此就显得臂特别长了，自从绝了女色之后，就把发泄不出的精力，用在练功之上，除了一根蟠龙棍，使得来神出鬼没外，并练成了琵琶功。

这琵琶功是少林七十二绝艺之一，功夫在指上，阴阳掌一挥一弹，即可置人死命，端的厉害无比。

因是身有残疾，性更憋扭，胡锦涛雯是女人，又骂他驼子，就更双重犯忌。

神驼子虽是恨极，但见黑煞神在她手中，没走上三招，即已落败，已知面前这个娘们不是好吃的果儿，尽管气得哇哇怪叫，却也不敢轻视，一上来就施展琵琶功，两手箕张，十指如钩，尚未向胡锦涛雯扑到，长臂已暴伸，霍地劈出。

胡锦涛雯这日早晨，听牧童之言，已存戒心，知这驼子厉害，这时见他这怪像，更知他这两臂上有独特的功夫，不敢怠慢，掌风尚未沾身，仍是长剑护定面门，向斜刺里飘身暴退数尺，脚方点地，不退反进，剑舞卷地凉飕，随见他两臂方收，却已迎面扑到。

神驼子倏地一惊，这女人果不是易与，这就难怪黑煞神那么不济了，大挫腰，旋身就地一滚，已到了胡锦涛身侧，陡地长身，双掌一错，连环掌攻上盘，同时劈小腹，一招两式，凌厉无比，势疾劲猛。

胡锦涛剑随身转，人同掠波燕剪，飘身避过，一招横锁断舟，猛削神驼子两臂，就此，两人搭上手，眨眼工夫，已换了七八招。

神驼子没想到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会在他掌下走到七八招，他哪知道，胡锦涛功力虽不及他，但剑术自经百了神尼指点后，已一日千里，剑招精绝，恼得胡锦涛性起，神驼子方一招驱龙探扑，当胸抓到，胡锦涛陡地风摆杨柳，剑若紫霜腾空，使出百了神尼所传的一招回龙八转，但见闪电惊霆，银光飞洒，剑影如山反攻而来，神驼子简直连她的剑招也未看清，已觉剑气侵肤，哪还敢递进招去，赶紧暴退回去，算是神驼子退得快，没有受伤，但已惊得一身冷汗。

神驼子哪会服气，回身一招手，早自人群中飞出一条蟠龙棍，神驼子伸手一抄，取在手中。一棍在手顿时胆气一壮，反身就又奔了胡锦涛。

胡锦涛一剑虽将神驼子迫退，但适才遇招，也是险极，若非百了神尼所授剑招精绝，恐早伤在神驼子琵琶功下了，故神驼子一退，并不敢紧迫，这一见他取来蟠龙棍，那棍粗逾儿臂，怕不重有百斤。

胡锦涛知他在这棍上，有特异武功，更不敢轻敌，只觑定他的来势，刚丁字脚一站，神驼子已一声虎吼，蟠龙棍夹风声，泼风盘打，拦腰扫到。

胡锦涛挫腰一滑步，旋身欺进，剑走轻灵，海燕掠波，斜肩向神驼子猛削。

神驼子见一招走空，胡锦涛长剑早到，蟠龙剑猛一抖，向剑

身扫去，棍重百斤，这一抖之力，岂止千钧，要是砸到剑上，胡锦涛长剑准得出手，忙沉腕一圈，黄莺戏柳，身随剑转，反挑神驼子左肋。

神驼子没料到胡锦涛会如此滑溜，身轻似燕，剑招更是精绝，又是一声暴吼，棍招陡地一变，风雷并发，来回交掣，疾转如轮，一时棍影如山。

胡锦涛也剑如匹练，顿见瑞雪弹空，神龙夭矫，和神驼子斗在一起。

两人这一拼斗，直把场边那百十人，看得惊心动魄，黑煞神连愧也忘了，简直心里就不信有这么邪，两个女人，都是一般儿高强，同时也在庆幸，自己见机得早，若不逃出黄沙洲，恐怕早没命了。

不言黑煞神在心惊侥幸，场中的神驼子与胡锦涛，就在这工夫，已拼斗到了二十来招，时间一长，胡锦涛可就显出不济了，饶她剑招不凡，但百了神尼不过仅在旅途之中，略施点拨，纵也学了几招，但功力不足，亦无法发挥其精妙，神驼子在这条蟠龙棍上，有二三十年的功夫，又棍沉劲猛，胡锦涛的剑是轻兵器，更吃了亏，渐渐额角渗出了汗珠，剑招已透着缓慢了，眼看落了下风，败在俄顷。

陡闻夜空一声清叱！飞跃而来一条人影，从持火把的壮汉们头上，飞掠而过，脚刚一点地，即又腾身空中，竟在三四丈高下，倏地在空中一振双臂，寒光疾射，已向剑光棍影中穿射而下。

胡锦涛这时恰遇一险招，正当危机一发，空中这一声清叱，先声夺人，陡又见寒光耀眼，神驼子不敢把招递满，回棍护着门面疾退，胡锦涛暗喊一声惭愧，瞬目看时，来的正是薛云娘。

云娘怎的反而这时才来呢？原来胡锦涛在想要穿过竹林中那条大道时，因碰到绿竹塘派出的两个暗樁，略停了一会，容那两

人去远，方越路而过，她不知这时云娘也同时发现了两人，并退回去跟踪，胡锦涛越路后，却是往里进，这一来，成了一进一退，就此错过。

等到云娘发觉，从两人身上探不出究竟，这才返身回来故此反而比胡锦涛到得晚了。

薛云娘向里趟进，是从那几列平房上飞身而来，远远地已见场中火把照耀如同白昼，云娘到得正是时候，一见胡锦涛不是那驼子敌手，忙一个纵跃，赶到当场，身子已起在空中，正当胡锦涛遇险，即飞剑下刺。

神驼子一看，这里这个女子，也是一般装束，同样使剑，只是剑身寒光耀眼，似是宝刃，只看其飞身前来快若电射，就知道武功在这女子之上。

果然，后来的这女子一到，神驼子身后已哗然，原来是黑煞神等见是薛云娘到了，五人中没一个未曾吃过她的苦头，先前到的那一个女子，黑煞神连三招都未走到，即已落败，神驼子也不过勉强以力胜。薛云娘又到，而且手中是宝剑，那就不亚于勾魂使者到了。

神驼子早听黑煞神说过，逼他们逃出飞云庄的，是一个女子，黑煞神为要遮羞，就更把她说得神出鬼没，听身后哗然，不用说，已知必是此女，又因适才慑于她的轻功，那就更先有了三分怯。

胡锦涛喘过一口气来，说：“妹妹，先收拾这驼子，先别让他走了。”

薛云娘虽然见黑煞神等在神驼子身后，但知不将这驼子降伏，别想收拾黑煞神，这时，神驼子蟠龙棍仍护定面门，就用剑尖一指，一声叱道：“你这驼鬼，趁早躲开，我们也知你虽然吃的绿林饭，但尚无大恶迹，对你还能网开一面，若你偏要挡在那班贼子前头，今晚就连你一齐算上。”

神驼子从来就是眼高于顶的人物，不要说黑煞神投到自己这绿竹塘来，再无将人献出之理，就是被人从这里劫走或是杀伤，自己也没有脸面，哪还再经得起薛云娘骂他驼鬼，那就叫宁教人亡，也要气在，早已暴怒。

蟠龙棍一抖，大喝一声，气得哇哇怪叫道：“你要送上门来找死，丁爷就送你们归天。”

一声大喝未罢，蟠龙棍已卷地狂飚，舞起一圈棍山，当头压到。

薛云娘早知这神驼子武功了得，这又见连胡锦涛雯也不是敌手，就更不敢轻敌，神驼子棍沉招疾，迎面扑到，确也不敢硬接，急忙凝神觑定来势，倏地脚一点地，鹞展鹰翻，晃眼已到了神驼子身后。

神驼子棍到，云娘突然失踪，方在一怔，云娘已在他身后一声冷笑道：“凭你这点能耐，也敢称强道狠！”

神驼子不敢回头，忙斜刺里一纵身，蟠龙棍同时夜战八方，身随棍转，旋身一看，他这里骇得一身冷汗，云娘却站在当地，动也未动，这一来，脸上可就挂不住了。

其实神驼子武功有独到之处，不但招术精，而且棍沉，云娘纵赢得他，又岂是十招八招即可见功的，这就是因为神驼子先怯在前头，云娘的轻功又比他高，故这一跃就把他唬住了，哪还敢再斗。

但神驼子哪会甘心，霍地一声唿哨，陡地场中火把齐灭。

顿时场中伸手不见五指，本来先前还有星光的，但因适才火把照耀得明如白昼，这一骤然熄灭，自然就倍觉黑暗了。

胡锦涛雯暗喝声不好，忙往云娘身边凑去，怕的是神驼子等要施暗算，云娘也是一惊，出声一招呼，两人就背靠着一站，哪知半晌，仍未见有暗器袭来，容得聚气凝神，四外景物已渐渐显露，场中哪还有人影，神驼子和黑煞神等人，已走得一个不剩。

这一来，大出两人意外，作声不得，还是云娘先开口道：“姐姐，莫非他们知道不敌，已逃走了么？”

胡锦涛略一沉吟道：“恐怕未必，神驼子武功不弱，又未和你交手，恐怕有诡。”

云娘道：“任是虎穴龙潭，我们岂惧怕于他，且不管他，我们闯！”

若在平时，胡锦涛必定慎重将事，但新败在神驼子棍下，恼羞之余，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就道：“好！今天不将这班人痛惩，誓不出这绿竹塘！”

两人倏地一分，现在已敌暗我明，无须再隐秘了，云娘在前，胡锦涛在后，就向当中那座楼房扑去，只两个直落，已到楼前。

两人一看，楼前有十数级石阶，却又分为两段，中间有一个平台模样，这时胡锦涛已到了云娘身侧，云娘就道：“姐姐，走！”

一声走，两人同时飘身，向那平台上落去，本想一垫脚，即可窜到楼门之前，那知两人猛往下落，脚尖方一点地，陡觉脚下一软，哗啦啦一声暴响，“不好！”两字尚未喝出，两人已同时陷落，纵有梯云纵的轻功，也施展不济了，只觉身子向下直沉。

胡锦涛与薛云娘两人，追赶黑煞神韩锦，和百花蛇吴良等这班贼子，夜袭绿竹塘，神驼子先未将这两个姑娘放在眼里，哪知一动手过招，先战胡锦涛，尚能点得上风，哪知胡锦涛正在危急之时，云娘适时赶到，飞剑下刺，不到两招，就把神驼子镇慑住了，一个胡锦涛已经胜之不易，这位姑娘更是了得，神驼子就想以绿竹塘的埋伏，将来人擒住，故一声唿哨，顿时场中火把齐熄，眨眼间，已全数退去。

神驼子这班人的行动太突然，胡锦涛和云娘一时不敢轻追，怕的是遭受暗算，等到人已退尽，场中只剩下了冷月清辉，打量

清楚了当前情势，向那高楼扑去时，没想刚纵落到那楼门前平台之上，哗喇喇一声暴响，脚下一软，竟双双失陷，只觉身子往下沉，这时要施展梯云纵的轻功，也来不及了。

两人往下坠了三四丈，陡觉脚下一凉，随扑咚一声，一阵气促，双双已落入水中，还幸那水不深，只淹到脖子为止，脚下已被一种软软的东西托住。

两个姑娘喘了一口，换过气来，但身子随一阵痉挛。因为这是隆冬天气，不亚于掉进了冰窟一般。好在两人都有一身功夫，暂时还禁受得起。

试着脚下一探，因两人轻功都不弱，想在陷坑外敌人尚未赶到之时，即纵身出险，两人都是一般心思，哪知脚下一探，不禁大失所望。

原来托着两个姑娘的，是水中的一个铁丝网，故两人下落之时，觉得软绵绵的，而且试出那铁丝甚细，这一来，两人可就急了，身在水中，纵有绝顶的轻功，也会减去一半，脚下是不能着力的铁丝网，那就更难上加难了。

而且不知这铁丝网是何年何时所设，两人落下之时，因提防下面再有暗算，故都是提着气，全是轻轻飘落的，又加上水的浮力一托，那就更轻了，若这铁丝网年深已久，脚下一用劲，将网破坏，不但出不得这陷坑，先要遭到水厄。

两个姑娘这一发现，同时大惊失色，云娘首先叫道：“姐姐，这来怎好？”

饶她胡锦雯平时沉着机变，也没了主意，而且时间一长，都敌不住冷冻，不由三十六对银牙，提起对儿厮打，也更心慌意乱，忽听头顶一声轻响。

两人忙抬头一看，坠下翻板以后，上面的翻板早已还了原，陷坑内本是黑黝黝的，这时突现光亮，从那方孔中，已可看到闪烁的星辰。

两个姑娘不用猜，适才我明敌暗，自己两人误踏翻板，坠下陷坑，黑煞神韩锦和神驼子，岂有未发现之理，这定是已前来擒拿两人，这陷坑中，不要说无回旋余地，而且两个姑娘，都冻得浑身麻木了，简直连困兽也不如，敌人前来，还不是束手就擒。

两人心中着急，头顶那方孔中，突然伸出一个头来，似在向下探望。

云娘一咬牙，低声道：“姐姐，难道我们真束手待擒么？好歹我们要杀他们两人。”

她这么一急一恨，顿时血液沸腾，倒把寒冷的感觉减轻了。

胡锦涛道：“妹妹说得是。”

也一举长剑，心想：“只要有人下来，我先宰了他！”

哪知探头下望之人，倏忽又将头缩回，紧跟着一团黑影已当头罩下，两人赶紧一侧身，背脊紧靠着坑壁，长剑封着面门。

说时迟，刷地一声轻响，一团黑影变作了一条，却在距头顶数尺高处，即已停住，而且摆动不已。

两人定睛一看，方知是一根绳子，都甚惊疑，这分明是有人前来救援。这会是谁呢？若说是来救两人的，怎么又未出声招呼。

两个姑娘尚在疑惑间，蓦听上面传来敞声大笑，说：“好贼崽子，打不过人家，敢施暗算，我老人家今晚得开开杀戒。”

笑声甫落，又听得吼叱连天。

胡锦涛首先听出是凌虚子谷逸的声音，忙道：“妹妹快上，上面是凌虚子老前辈。”

云娘亦已辨出是凌虚子谷逸的声音，心中喊声惭愧，真是绝处逢生，忙道：“姐姐！你先上。”

胡锦涛急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，还要谦让么？”

随说，耸身一跃，长剑向壁上一纵起身去，抓着绳子，随将剑倒贴肘后，两手交替上挽，两脚向壁上连点，不大工夫，